

再传奇的岁月
一段一段剥开

也不过是生活中
最平凡的喜怒哀乐

连

小岸 著

翘

责搬运
文学在场力量

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

连

FORSYTHIA
SUSPENSIVA

翘

小岸
著

SPM
南方出版社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连翘 / 小岸著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8. 7
ISBN 978-7-218-12480-3

I. ①连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1441 号

Lianqiao

连 翘

小岸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马妮璐 刘 宇

责任技编: 周 杰 易志华

装帧设计: 广 岛 (@广岛 Alvin)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北京时尚印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5 字 数: 144 千

版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目 录

连 翘 ····· 001

 隰有荷华 ····· 028

失父记 ····· 093

 除 夕 ····· 115

时光不弃 ····· 164

 夏夜的微风 ····· 189

梅君 ····· 203

连翘 |

这年春天来得格外早，二月刚过去，黄金条儿就冒出花蕾儿，鼓出花苞儿，顶出花瓣儿。紧接着，一场绵密的细雨把太行山清洗得干净透亮，沉睡一冬的跑马村在湿漉漉的空气中，露出胀鼓鼓的生机。眼看树绿了，草青了，庄稼人也忙着春耕下种了。若不是无端端来了日本人，这本是个充满希望的好年景。

郭秋山是跑马村村长，这段时间总是失眠，昨晚又是一宿未睡。头发掉得更厉害了，一早起来，捋把头顶，手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蚍蜉一样的碎发。再这么掉下去，离秃顶就不远了。郭秋山还不算老，虚

岁三十九，人也长得魁梧周正，人前说起他，尤其妇女们，总喜欢夸他“一表人才”；人后见到他，眼睛都闪着光，仿佛能溢出水。有些胆子大的，还敢调着嗓子唱山曲，逗引他：“你在那圪梁，我在洼。你有那心思，哥哥呀，下来哇。”遇上姿色好的，他也免不了耳红心跳，即兴对上两句：“你对我好，我知道。晃上那一面，妹妹呀，忘不了。”现如今，瞅着满手落发，他不禁苦笑。若掉成个秃子，恐怕再没妇人向他抛媚眼了。他这“一表人才”的帽子，也得摘掉了。当然，他其实也不那么稀罕被人夸、被妇人追着唱山曲儿。儿子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，眼看到娶亲年纪了，他对自己的形貌还有什么可在意的？眼下，令他发愁的事情远比掉头发严重得多。

早听说外面打仗，好几个年头了，但直到前年秋天，七里外的奎山镇才进驻一支日本兵。一支中队，大约百十来号人，当地人叫他们老皇军。老皇军扛着长枪刺刀，为首的军官骑着高头大马，威风得不得了。老皇军一来，原先的镇公所就散了，奎山镇一分为二，东边住户被赶到西边，两户挤住一处，一家收留一家，腾出东边的房子做日本人的营地。

他们安营扎寨，每天早晨，鸡刚打鸣，就吹号起床，列队在打谷场跑步操练。不久，奎山镇成立了由当地人组成的维持会，维持会下面分设好多股。老百姓背后管维持会的人叫汉奸，这帮家伙不起好作用，尽出馊主意，还到处抓捕抗日分子。抗日分子也不好惹，有

枪有子弹，神出鬼没，行踪不定。自去年春天开始，已经陆续有三个维持会的汉奸遭到暗杀。一个被捅了刀子，一个被淹死在水窖，还有一个被五花大绑吊在一棵枣树上，发现的时候，人已经咽气了。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上天，镇上支起两口大铁锅煮糖瓜。抗日分子趁乱混进奎山镇，烧了日本人粮库。郭秋山对烧粮库的事情很不满，日本人没粮吃了，还不是苦了周边百姓？老百姓本来就缺吃少喝，大过年的，缴粮任务摊派到各村各户，哪个敢违抗？

幸亏日本人不喜玉茭和小米，他们酷爱大米，也吃麦子。他们吃法古怪，并不把麦子磨成面粉，而是将麦粒和大米混煮成干饭，拌上黑酱吃。麦子多稀罕，磨成白面，又能蒸馍，又能吃拉面。他们竟这么糟蹋着吃了，怪可惜的。奎山镇只种玉茭、黄豆、谷子、山药蛋等，从不产大米，也不种麦子。吃不到大米和麦子的日本兵蔫头耷脑，提不起精神。许多人面黄肌瘦，得了肠胃病。中队长是个长脸宽下巴的家伙，当地人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驴脸队长。春节后，驴脸队长带着一支小分队，拖着四五辆驴车，亲自去了趟县城。驴脸队长和驴车走在一起，样子滑稽，颇像群驴之首。他们用驴车押运回二十麻袋白花花的大米，还有几麻袋山药蛋。老百姓看了眼馋，但也心安。这帮家伙有东西吃了，就不会索取他们的粮食了。

日本人刚来的时候，跑马村因为距离奎山镇较近，不时有维持会的狗腿子和日本兵相跟着进村骚扰。他们偷鸡摸狗，明抢暗盗，调

戏妇女。有一次，硬生生掳走一个俊俏的年轻妇人。家人哭天喊地寻郭秋山做主，送来几瓶窖藏的烧酒。郭秋山硬着头皮，拎着烧酒去镇上。先找维持会崔会长，说起来，崔会长和郭秋山还是沾亲带故的亲戚。不过，是那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若不是为这事，郭秋山也寻不到他头上。崔会长收下烧酒，带他去找驴脸队长。驴脸队长戴着白手套，踩着长筒靴，嘴角两撇小胡子，瞪着眼睛看郭秋山，嘴里叽里咕噜不知说什么。翻译不是本地人，郭秋山连翻译的话也听不懂。崔会长在旁边连说带比划，给他解释，说日本人索要赎金。什么？光天化日抢了人，还要赎金？这明摆着就是土匪嘛。他苦着脸问，需要多少赎金？崔会长说一百个大洋。好你的娘，一百个大洋，这不是逼人家卖房卖地嘛。他疑心崔会长和翻译合伙敲诈他，日本人兴许没要这么多。他狐疑地看着驴脸队长，驴脸队长却不耐烦看他，手一挥，让他出去。没法子，只好这样了，他听不懂日本话，若得罪了崔会长，到头还是他吃亏。他回村把情况告诉那家人，那家还算殷实，有点家底，当下便卖骡子卖羊，筹借银两，总算把那妇人领回来。

妇人回是回来了，可村里人背后嚼舌头，非说那妇人身上至少过了几十个日本兵。这还了得？跑马村的人讲究脸面，唾沫星子淹死人。妇人百口莫辩，眼见丈夫冷淡，公婆冷眼，村人侧目，一狠心，撇下襁褓中的孩子寻了短见，溺死在自家水瓮。自那以后，村民们一

听到老皇军、日本人就变脸色，妇女们更是怕得要命，不“打扮”不出门。这打扮可不是往好里打扮，而是专门糟践自己，怎么丑怎么来，头发乱蓬蓬，衣裳脏兮兮，脸上还抹锅底灰，一个个像叫花子。汉子们也好不到哪儿，黑眉耷眼，走路匆忙，像是被鬼撵着似的。跑马村安宁平静的好日子彻底没了，大白天，村中也不见人影，家家户户房门紧锁，生怕日本兵来祸害。

郭秋山想了个法子，砍了一棵树，竖在山梁，派人轮流看守。山梁眼宽，能一眼望到奎山镇，那边有啥动静，这里能看得一清二楚。瞭到有人马朝跑马村方向来，看守的人就把“消息树”推倒。村里人见树倒下了，就知道日本人要来。妇女们携带值钱的家当躲进山里，男人们把家禽牛羊藏到日本人寻不到的山洞。待日本人来了，扑个空，也就悻悻折返了。可这消息树有缺陷，白天瞭得见，黑夜不顶用。日本兵扑了几次空后学精明了，天不亮就偷偷摸进村，待天亮了，挨家挨户乱闯。看到什么拿什么，吃的，喝的，用的，样样不放过。坛子里腌的酸菜，柜子里略为齐整的被褥铺盖，攒着过年吃的花生、核桃、红枣。这帮强盗嗜食生鸡蛋，看到鸡蛋就磕碎了往嘴里灌，似乎不知道熟鸡蛋更好吃。女人们避不及，被逮到，牲口一样被拖到炕上，这帮畜生褪下裤子就扑上去欺侮。村里哭天抢地，鸡飞狗跳，乱作一团。

折腾够了，畜生们牵着驴，捆着鸡，驮着抢来的东西走了，跑

马村陷入一片狼藉。郭秋山召集甲长闾长开会，顾不上讲别的，先调查哪家女人被糟蹋了，负责的闾长上门开导劝解。他跟大家说，这事儿有连带反应，有样学样儿，只要一个寻死，其余的就会跟着死。死一个女人，毁一个家。汉子没了老婆恹惶，娃娃没了娘可怜。郭秋山告诉他们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只要人活着，比什么都要紧。女人们的名声也一样，这种事情只要不是女人自愿的，就一点错也没有。他反复强调，一点错也没有，半点错也没有，一丁点错也没有。大伙被他的情绪感染，纷纷向村民们传达。那天早晨，受了害的妇女统共三个，一个也没寻死。在郭秋山带动下，村民们嘴巴也挂上了锁，没有谁乱嚼闲话。郭秋山对这几户格外关照，过年家里宰羊，还给他们分送了羊肉。

跑马村有姓郭的、姓段的和姓尚的三大姓。郭是大户，保长和村长都是郭家的。保长是财主，家有瓦房良田，儿子在阎锡山部队当军官。日本人没来之前，得到音信的郭保长就带着全家老小离开跑马村，投奔儿子去了。撇下郭秋山这个村长，没地儿逃，也没亲戚可投奔，只能死心塌地守着跑马村。他没有别的想法，不幸遇上这兵荒马乱的世道，只求安安稳稳保全跑马村，保全自家性命，保全村民性命。天下大事，他不懂，但他相信一个理儿，乱世总会过去，日本人早晚会滚蛋。

去年四月初八，跑马村传统庙会。越到这时候，越要去去晦气。

郭秋山请来一台戏班子，又特地邀请崔会长赶庙。崔会长带着随从亲临跑马村，还传达了新指示。跑马村已经被划为治安村，郭秋山继续担任村长，奎山镇共有八个村划为治安村。郭秋山问：“另外的村呢？”奎山镇有十七个自然村呢。崔会长说：“其他村地处偏远，不好管理，原则上一律取消，划入无人区，不许人居住。”“那些村的村民咋办？”郭秋山不解。崔会长说：“老皇军让他们搬到治安区。”郭秋山说：“那咋行？我们村可没有多余的房子。”崔会长说：“让他们自己盖嘛。”郭秋山哂笑：“说得轻巧，还有庄稼呢，也都丢了不管？”崔会长说：“这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反正你们村以后享福了，日本兵不会再来村里捣乱、抢东西。要是有土匪来闹腾，他们还出面保护呢。”“有这好事？”郭秋山半信半疑。

崔会长告诉他，治安村表面归维持会管辖，但实际上听命于日本人。每个村民手里发放一张“良民证”，凭借良民证，自由出入奎山镇，赶集买卖都不限制。以前咋样，现在还咋样，大家安安心心过日子。不过，有一条，如果村里出现反日分子，破坏“中日友好”，一定要提早报告，绝不姑息。

郭秋山对崔会长的承诺不敢完全相信，谁知道这帮家伙说话算数不？只能走一步说一步。至于反日分子，跑马村村民老实本分的居多，他们既不情愿加入维持会当汉奸，也没胆量和日本人对着干。哪家哪户有啥动静，郭秋山心里一清二楚。只要日本人不来糟害他们，

跑马村人也不会惹是生非。

打那以后，崔会长时不时派手下来给郭秋山分派任务，索要柴火，上缴饲料，摊派粮食，还征集劳工去镇上修筑碉堡炮楼。没有工钱不说，饭也不管，劳工要自带干粮。村民们心里憋着一口气，可这口气也不敢乱撒。唯一令大家欣慰的是，日本人果然没再来抢吃抢喝祸害女人。妇女们出门照例抹锅底灰，却都是浅浅涂一层，不像以前狠着劲儿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。跑马村表面恢复了平静，郭秋山觉得，这已经是老天爷保佑，烧上高香了。

今年春节刚过，驴脸队长不知怎么听说了连翘茶曾是清廷贡品的事，且奎山镇只有跑马村有制作连翘茶的传统。连翘是一味药材，但也能当茶叶泡水喝，它有醒脑、清毒、败火的功效。驴脸队长以为中国皇帝用的东西肯定不一般，他不仅自己想喝这种茶，还想要当礼品运送到外地。

连翘其实就是黄金条，跑马村不缺黄金条。山坡河沟，田野地头，都长着这种东西。每年早春，连翘花开，整个村子都陷在一团明晃晃的金色中，像是被毛茸茸的金黄色花瓣团团包裹起来。

郭秋山想着往年连翘盛开的情景，却一脸愁绪。崔会长派下任务，今年春天，跑马村要交齐一百担连翘茶。这简直要人命嘛，发动全村男女老少把漫山遍野的连翘叶都采摘回来制作，也未见得能凑足一百担。采摘也是大难题，连翘都是野生的，长在荒坡圪梁，

不太好采。

连翘先开花后长叶，花一落，叶子冒出芽儿，等到叶片稍微长大些，趁嫩，采了上锅蒸。蒸连翘是个技术活，滚水开了花，沸腾的热气冒出来，将叶片均匀地撒到蒸屉上。约莫半盏茶功夫，连翘叶就蒸好了。这时候的连翘叶半软不烂，若是蒸过头，软烂了，一屉连翘就废了。蒸好的叶片放到日头底下晾晒，晒干后，继续回屉蒸。蒸了晒，晒了蒸，经过七蒸七晒之后，还要用糠火煨，煨后再筛去粉末，连翘茶才算制作完成。连翘茶制作工序太过繁杂，采摘期也短，产量低。往年村民们都是应个景，蒸两屉，或分送亲友，或留着自家用，也有卖给收药材的，量少，卖不下几个钱，谁也没把这营生当成一件正儿八经的事。

驴脸队长狮子大开口，索要一百担，分明不了解情况。郭秋山没辙，去奎山镇请崔会长喝酒，托他和驴脸队长通融。他豁出去了，下了狠话，就算要了全村人性命，也拿不出这么多连翘茶，这个任务断断完成不了。崔会长是本地人，他焉能不知连翘茶是咋回事？这家伙吃饱喝足，打着官腔说，日本人不好说话，他只能尽力而为。郭秋山心里忍不住骂，日本人知道个球，都是你们这帮汉奸煽风点火，瞎说八道，要不然他们怎么知道连翘茶是贡品？

崔会长还算给办事，郭秋山第二次去找他的时候，他说，驴脸队长了解情况后，答应把一百担减成二十担。郭秋山眉头立刻舒展了，

虽然二十担也不是小数目，照样得费心张罗，但相比之前的数量，起码不算离谱。只可惜，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崔会长就讲了新任务，让他从村里找一个女人。“找女人做什么？”他不安地问。崔会长说：“老皇军衣裳脏了没人洗，想找几个女人去给他们洗衣裳，一个治安村派一个。”郭秋山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果不其然，崔会长说：“要找相貌标致的年轻女人，年龄在十五岁至二十五岁之间。”

郭秋山脱口而出：“洗个衣裳还讲这么多条件？”

崔会长说：“洗衣裳是体力活，年轻女人体力好嘛。”

“那为何要好看的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崔会长闪烁其词，“好看的瞧着顺眼，心情也舒畅嘛。”

“拉倒吧，你就给我说句实话，到底找女人做什么？”

崔会长知道瞒哄不了他，干脆挑明：“老皇军没明说，但也猜得八九不离十。你大概也听说了，炮楼里关着十几个女人，都是从‘无人区’掳来的，关了几个月，大都折腾得重病缠身，炕也下不了，去茅房都得爬着去，惨呢。”

郭秋山想起跑马村先前被掳走的那名妇人，也是关在炮楼里的。他心里不好受，低头不出声。

自从日本人规定“无人区”不许住人后，除了少数富庶人家有能力搬迁至治安村外，绝大多数老百姓仍旧留在原先的村子里。庄稼

人靠天吃饭，土里刨食，离不开田地。就算舍得下房子，也舍不下庄稼。日本人可不管那么多，对划到“无人区”的村庄，烧杀抢掠，一个不留。无人区的村民只好和日本人“捉迷藏”，日本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挑着家当逃进山里；日本人走了，他们再偷偷潜回村子。房子烧了，因陋就简再盖。幸而山高路远，日本人并不常去。

另外，无人区村庄因地处偏远，正是抗日队伍活跃的根据地，这也是日本人仇恨这些村庄的重要原因。抗日游击队经常驻扎在那些村，村里有他们委任的村干部，还有民兵组织、儿童团、妇救会，专门和日本人作对。只要日本人不去扫荡，无人区的老百姓活得逍遥自在。跑马村虽名为治安村，实则受日本人盘剥压榨，今天要这，明天要那，日子不见得比无人区的百姓安适。然而，一遇日军大规模清乡扫荡，“无人区”百姓就遭了殃。其中有个赵家沟，日军清乡时，村民们没来得及逃远，被日军堵在一个山洞，放了一把火，里面几十号人被活活烧死。女人们更惨，但凡抓住，少不了被糟蹋，颜面好看点的就被掳到据点，供那些日本兵消遣。相比那些村的遭遇，郭秋山悲愤之余，又觉得跑马村还算不幸中的万幸。

崔会长继续说：“咱这地方偏远，连个窑子也没有，日军慰安团到不了这里，老皇军只能动歪脑筋，在当地找花姑娘。据点里的女人已经被他们耍够了，生病的生病，寻死的寻死，他们要找新鲜的补充替换。”

郭秋山心里明白了，原来是打着洗衣裳的幌子找花姑娘。他登时火起，这帮王八蛋，说话不算数。当初说得好好的，划入治安区后就受保护了，平日里要东要西便罢了，现在竟然丧尽天良，逼迫他们上交良家妇女。难道要受这样的保护？那还不如不保护呢。他霍地站起身，语气坚决地说：“这任务完不成，没人肯去。”

崔会长也生气了：“你给我站住，其他村都能派来，偏你们村不行？”

“我才不信有人愿去，肯定是骗去的，用这种方法坑人，我做不出。都是一个村的，谁去也不合适，害了谁我心里也不安。”

崔会长也变了脸：“你以为我愿这样？我有什么法子？我这营生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，有今天没明天，抗日分子盯着我，日本人也盯着我。你派不来人，我就交不了差，到时候去你们村抢人，见一个抢一个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”

话说到这份上，郭秋山也不敢硬顶撞，他口气软下来：“当初不是说治安村受你们保护吗？怎么又变卦了？”

“没变卦呀，要是和无人区一样，还和你有商有量？早就把整个村子都端了。”

“那也爽利，我们干脆逃到山里去，省得受这闲气。”

“有骨气，你现在就回去煽动他们逃吧，我保证不告密。但丑话说到前头，逃了就再也别回来，再回来是什么下场，我不说你也

知道。”

郭秋山顿时垂头丧气，全村上百户人家，男女老少几百号人，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，他们能在外面躲一辈子吗？就算财大气粗的郭保长，背井离乡逃到国统区，说不定哪天就又被日本人打过去了。郭秋山呆呆地坐着，眼眶忽然湿了，两行清泪淌出来。他第一次生出亡国之恨，黍离之悲。这个国家，难道真的完了？崔会长以为他哭了，嘲讽道：“真没出息，这点事就哭天抹泪，真是妇人之仁，好歹是个村长，我都替你脸红。”

“这村长我还就不当了。”郭秋山抹了把眼泪，起身夺门而去。

气话归气话，搁从前，跑马村想当村长的人不是没有，几个甲长就伸长脖子盯着呢。可是眼下，除了他郭秋山，恐怕没人愿意挑这个担子。当然，还有另一层原因，真要让他交出这副担子，他不放心。郭保长临走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，跑马村千年历史，经历了多少朝代，多少离乱，不能在他们这代人手里毁了。他老了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只能靠郭秋山了。郭保长把家里的几十只羊一文钱不要地白给了他，就是让他好好守住这方水土。当然，他郭秋山倒并不是单单为了那些羊，他也有自己的操守和德行嘛。

上交“花姑娘”比一百担连翘茶更烫手，这才是刚跳出狼窝，又跌进虎穴。回村的七里山路，郭秋山走得漫长沉重。熟悉的沟沟坎坎，仿佛都长出了尖刺，一针一针扎着他的脚底。